



如今的石坳人，都住进了红砖绿瓦的新楼

## 地名记忆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zzrbsg@163.com

千金药业  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2023年8月9日  
星期三  
责任编辑：郭亮  
美术编辑：左骏  
校对：谭智方



## 群星璀璨的选矿厂篮球队

肖双凤



▲1985年，荣获“湖南省冶金杯友谊赛”的选矿厂女子篮球队合影，左一为指导教练张衡生。



▲1985年，选矿厂男子篮球队合影，右五为队长肖双凤。

回忆是美好的，时光飞逝，那遥远的记忆却时时令人心旌摇曳。我是株洲选矿药剂厂的子弟，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，我们选矿厂的篮球如如火如荼，遍地生花，篮球如细小的种子，在选矿的土壤里萌芽、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
株洲选矿厂建于1966年，是一家以生产草酸、黄药、黑药、二硫化碳等为主的化工企业，产品远销国内外，业绩红红火火。在工业形势蒸蒸日上的背景下，我们选矿厂的篮球事业也应运而生，得到了全厂上下的重视和支持。

记得那时的厂篮球队，每年都有专业集训，由工会组织抽调一线生产人员，集中吃住训练。厂里每年有一笔专项资金用于篮球事业，保证这支队伍的营养与运转。厂里每年会给队员们发两套运动服，袜子。冬服是每两年一套，夏服是每年两套。队员们打赢了球，厂里还有特殊奖励。

那个时候的灯光球场，总是人声鼎沸，来往汽车的喧嚣，小贩的吆喝，相互照面时的招呼，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，几十盏白炽日光灯将阔大的球场照得通透明亮，上千名围观的群众，翘首以待赛事的开始。

7时一到，场上便吹响了嘹亮的号子，首先是裁判员入场，他们分别从两边跑着扬手与观众打招呼，紧接着出场的是两边的运动员，他们紧跟裁判员之后，举手高呼“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”的口号，紧紧围住中线上的一大圈。

那时我们选矿厂男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有9号肖双凤、4号仇国昌、5号李力、10号黄国忠、3号张衡生等人，队长是9号肖双凤，1米83的大个子，结实壮硕，全身的肌肉鼓鼓凸凸的，同时又兼着男女队的总教练，队员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肖队长”。

球场上，队员们喜欢传球到肖队长手中。接球后，他往往用灵活的勾手拍球，再在队员的配合下，快速穿插到对方篮下，一个漂亮的反身勾手，球自空中越过一道好看的弧线，准确无误地落入篮筐……刹那间，掌声雷动，欢呼声此起彼伏，不用问，都是来看球的选矿厂的职工家属发出的。

可别小看这支不起眼的厂办篮球队，当年可是响当当的明星队。曾蝉联三届“湖南省冶金杯友谊赛”冠军不说，女队也曾获得过1985年度的冶金杯冠军，在市级职工联赛中更是表现突出，多次与株洲洗煤厂争夺冠亚军。尤让人惊喜的是，选矿厂的篮球队还为厂里的生产经营活动立下“汗马功劳”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煤炭资源紧张，到处缺货，选矿厂的锅炉房一年需要一百多吨优质燃煤，为供应工厂的燃气设备运转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领导急得团团转，不知是谁提议，可以尝试搞搞“篮球外交”。厂领导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派出厂篮球队，主动走访河南平顶山矿务局，要与他们打友谊赛。

篮球队先是与车间打，然后是分厂，最后是总局，所向披靡，场场皆胜，最后一场对战平顶山矿务局总局篮球队，以30分的巨大分差赢下比赛，造成轰动效应。平顶山矿务局下辖各单位纷纷组团访问株洲选矿药剂厂，两家成了兄弟单位，煤炭资源紧张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，选矿厂的锅炉房烧得红红火火，生产业绩也蒸蒸日上，成了全系统的红旗单位，为企业增光的同时，也为株洲工业新城的建设增添光彩。

岁月如流，时光荏苒。回首旧事，那些美好的日子仿如就在就在昨天。它是那么的美好而又难忘，使人陶醉，迷离，感怀，魂牵梦绕。

## 石坳，我的梦中家山

张金华

我的老家在石坳。石坳在炎帝陵的西边，去炎帝陵不过二三里地。游览了昆明石林风景区后，我认定，石坳就是微缩版的石林。

故园旧梦中，来，石笋棕榈相对开。长年在外谋生，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石坳的影像会时常在我的梦里闪现。在我的梦里，石林有的，石坳都有。

石林有石笋，石坳也有。不过，石坳的石笋大都低头朝西背朝天，匍匐在坳上，就像一个个要去炎帝陵参拜的男女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岁月沧桑，那虔诚执着的样子到现在也未曾有一丝改变。体量大一点的石笋，有的背面虽有些凹凸，却也相对平坦，用笤帚扫一扫，就成了家家户户晒红薯片的好地方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，石坳的粮食产量极低，每年年关前后几个月都要吃国家返销粮。为了度过饥荒，让我们姊妹六个能够存活下来，母亲也是想尽了法子，最后不得不规定每天只吃两顿，没有米饭，每人每顿只有半大碗清蒸红薯丝汤。母亲辞世已四年多了，每每想起母亲带着我们熬过的那些艰难日子，想起石坳升腾的阵阵炊烟，心中就会生出无限感慨：论孝羞言寸草心，堂前未敢叹风尘。梦中石坳炊烟色，胜却寻常一片春。家里既没有多余的红薯拿来晒干，那凹凸的石背也就派不上什么用场。

这些石背的高光时刻，应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。各家各户都有自留地，且到处垦荒，每年收获的红薯多到屋里都放不下。为便于收藏，就把个小的闷熟了，个大的刨成片煮熟，摊在石背上晾晒。几蒸几晒的，薯体黄中带黑，晶莹剔透，入口松软，甜而不腻，是我至今仍心心念念的一道人间美食。

不过，听说现在石背又没用了。年轻一点的都外出打工或经商去了，留守在家的只有老人和小孩。大片大片的自留地长满野草，荒废了。红薯少了，再见到不到当年那一块块凹凸的石背晒满红薯干，满是人间烟火气的场景，心里老觉得空落落的。

石林有棕榈树，石坳也有。小时候我教过，石坳的棕榈树大小有20棵。棕榈树就生长在我家老屋后的坳坡上，与石笋相依相伴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自然风景。棕榈树浑身是空，最实用的要数棕叶子。砍棕叶子是我们男孩子最爱干的活。棕榈树树干笔直，中间没有分枝，一层层棕衣剥去之后，树干滑溜溜的，要爬上树顶砍下棕叶子有一定难度。砍棕叶子也有讲究，要取之有度。每次我都会拉大嗓门叮嘱小伙伴们：“记得留下一些，不要砍光了！”绿色的棕叶

子柔韧性强，且带有天然清香味，插田时用来捆秧苗，端午节用来捆粽子。一整枝棕叶子取下来，将开裂的叶尖剪掉，剪成半圆形，再用碎布头缝上，又可做成蒲扇。调皮的女孩子喜欢拿着刚做好的蒲扇，一边给人扇风，一边大声唱着童谣“我扇扇，你当风，我扇扇，你起虫……”。

棕榈花开的时候，男孩子们最拉风。大家争抢着爬上树顶把一包包棕榈花摘下来作弹药，分边打仗的游戏。长大了才知道，棕榈花是可以作为中药入药的，既可内服也可外用，特别是在治疗痢疾等疾病有很好的效果。现在想来心中总有些愧疚，当真是“少小不知生计苦，药花当做斗姆材”。后来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也不知什么原因，石坳大大小小的20棵棕榈树也被人砍得一棵不剩，全没了。有人告诉我，大概率是被就地取材，砍去修桥用了。无论如何，石坳这片独特风景的忽然缺失，终究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的痛。

石林的岩石是石灰石，石坳的也是。石灰石可以采来烧成石灰，也可以送去水泥厂制作水泥。石林是举世闻名的风景名胜，那里的石灰石受到保护，只供观赏，严禁开采。石坳不是风景区，这里的石灰石却是可以开采的。只是过去公路只在坳下过，没有修到坳上来，石头运不出去，石坳人只能眼巴巴守着金饭碗讨饭吃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股份制的东风也吹到了石坳，大家一撮合，成立石坳采石场股份有限公司，集资修路，自己开采，一锤一钎，放炮碎石，石灰石源源不断地卖到水泥厂。当然，其中经历了多少苦累和艰辛，也许只有石坳人自己知道。两年下来，大姐夫的手掌被石头磨得全是老茧，十根手指头已看不到一丁点指纹；大堂兄被石头砸断了小腿，差点残废；想报学的小老弟也被打炮眼的钢钎震回了学校，后来还考上了大学……遗憾的是，石林有的仙人桥、老虎洞、蝙蝠洞、鹰嘴岩等著名景点，石坳原本也有的，只是现在都已被夷为平地，见不到了。

雨后天见彩虹，付出总有回报。当可以被开采的石头被采完之后，石坳人开始搬离石坳最西头岩下的张家老屋场，告别土坯房，住进了红砖绿瓦的新楼。前两年农村危房整治，老屋场的土坯房全拆了，承载了我们太多童年记忆的晒谷坪也很快被藤蔓和杂草完全覆盖。从老屋场到新村，这是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。石坳也正在经历乡村振兴带来的华丽转身。感叹之余得一枚句：

老屋场无觅处，时光已被青萝覆。  
却看阡陌水云间，邻里新墙绿柳树。

## 记事本

##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

杨帆

我特别喜欢养花，今天早晨，我发现半个多月前新扦插的太阳花开花了。

太阳花一丛丛，一簇簇，茎和枝干虽然很软，很细，但是叶子细却很密集，碧绿鲜亮，柔软光滑。花开得也旺盛，花瓣排列呈圆形，花心呈圆锥状，带着花粉点缀其中，毛茸茸的甚是可爱。有的花含苞待放，有的花已经完全绽放，红的花热烈，黄的花温馨，粉的花娇羞，紫的花淡雅，这五彩斑斓的太阳花，让我也心花怒放。在我养的花中，就数太阳花最爱开花，开了一茬又一茬。我就喜欢它这生生不息的劲儿，亦如它喜欢太阳，总是让人充满希望。

读汪曾祺先生的书，看到他是爱做饭之人，喜欢自创菜式。他给好友“烫干丝”，把大白豆腐干切成细丝，用上汤煮两三开，里面再加些冬菇丝、虾籽同煮，再加上酱油着色，再放些青蒜末和姜丝，即可开食，好友最后连汤汁都喝了。还有一道菜叫“塞肉回锅油条”，他是这样做的：“油条切段，寸半许长，肉馅剁至成泥，入细葱花、少量榨菜或萝卜末拌匀，塞入油条段中，入半开油锅油炸，嚼之酥脆，真可声动十里人。”感觉字里行间都飘着香味。不仅菜名满是烟火气，做法也很接地气，看了汪老的做法，没有人不会想去试着做一做。我想爱做饭的人，对生活也是深深地热爱着吧！

## 旧事

## 我的铁路记忆

旭宁

七八岁的时候，父母调到株洲市区工作，我有幸从乡村“流转”到城里上学，父亲工作的石灰厂在杉木塘附近，厂里临铁路建有一排低矮的平房，我就住在那里。

城里的房子很小，第二天清晨朦朦胧胧的时候，我被一阵响亮的汽笛声惊醒，惊得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。我从床上跳下来，透过玻璃的小窗，我看见窗外咣当咣当的火车在蜿蜒前行，车头粗重的喘息“声声入耳”——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火车。

乡里的孩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偏僻的乡音，这让幼小的我变得敏感而胆怯。我时常独自在铁路上玩耍，沿着铁路去上学，独自伸开双手在铁轨上行走寻找平衡，有时烦恼地踢铁路路基上的石子……于初到城市的我而言，铁路就是在株洲最初的相识和最好的朋友，任我宣泄各种情绪。

我去铁路边的清晨拾过火车上抛弃的煤球，在铁路边夕阳的余晖里玩过“踢房子”的游戏，还在某个放学后的下午与同学一起，共同在铁路上摔跤，下巴被铁轨磕开一条缝，留下了它自己愈合的伤口。

沿着铁路，一屋几人，三餐四季，岁月推移中也搬过几次家，但每次都在铁路附近，前后左右，相依相守。我一直可以望着那辆黑色的火车，喘着粗气，冒着白烟，来去匆匆。

后来，我开始坐绿皮火车。我一直觉得火车的绿色与邮筒的颜色很接近，因此坐火车的时候，我偶尔会想起余光中那首《乡愁》，我在这头，车挂在那头。是不是车里坐着的人就像邮筒中的信一般呢？

记得有一次去重庆，连续三个晚上排队在车站的售票处买票。早春时节，天气还微微寒冷，火车站的售票大厅却熙熙攘攘，热火朝天。当时株洲至重庆的车票，铁路每天只能发售三张，我随着排队拥挤的人流慢慢蠕动，忐忑又紧张，还要回应穿插其中各种搭讪的“黄牛”，鼻尖上直冒汗。买到那张小小的车票后，我抑制不住激动和喜悦，在车站广场上兴奋地蹦了几下。

还有一次是从杭州回株洲，一行二十多人，铁路却只配售了六张坐票。我先是站在台上被人又推又拉地拽上车，塞到车厢尾端的座位上，感受着车厢里沉重的呼吸、大声的喧哗、孩子的哭闹、飘忽的烟味和汗味，以及伸展在前后左右的肩膀手臂；随后开始憋闷难受，双腿肿胀麻木；我用力支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透气，座位即刻便从我眼前“消失”了；我只得无奈地“讨”了半张报纸，勉强挤到两节车厢交汇处，坐在车厢地板上，一路摇摇晃晃地回了株洲。

说到在火车上“坐”报纸，那年代出过远门的人多有经验，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未雨绸缪的“时尚”，当时从株洲到广州的火车上，很多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到广州“进货”，大多数人都拿报纸平铺在车厢座位底下，然后人钻进去，一晚上在火车上睡到广州。

绿皮火车当时正是青春，正当年华，车上每天都充满各种嫩绿的故事。它总是不急不慢，不慌不忙地开着，仿佛诠释着那句：从前车马很慢，书信很远。

高铁就是在这个节点应运而生，破土而出的。第一次听说往北京方向有动车，有个同事专程利用周末去体验和感受，回来带着满满的惊讶和欣喜，说“只要七个小时，很舒服，不拥挤”。

从动车到复兴号，火车的速度越跑越快，选择乘坐高铁出行的旅客也越来越多。据统计，每天国内乘坐高铁出行的出发人数以千万计，高铁的网络已经联通每个城市，通达能力已经实现“八纵八横”……在不经意的时刻，人们开始习惯使用网上购票，选择在高铁上自由安静地上网、读书、报餐、就餐、小憩。

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，我乘坐汽车从株洲至广州出差，路上整整用了三天时间。而现在，乘坐高铁到广州只需要两个半小时，赶早从株洲出发，可以在广州喝一餐美美的早餐，办完事，再自由随意地回到株洲晚餐，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不再是诗人笔下浪漫的想象，而是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——面对铁灰色的高铁，我仿佛时常看到它迈着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脚步，疾速欣喜地在神州大地上往返奔波。

今年盛夏的某天，我去看小时候经常陪伴我的那段铁路。路边有一方荷塘，荷叶在阳光下珠圆玉润，荷花或舒展、或含苞，有浅浅的莲蓬亭亭立于水中，成为一道风景。我忽然想，沿着那弯弯的铁路，路上会有多少美不胜收的留恋呢？皑皑白雪，江南水秀，鱼港归帆，北疆风光，苏杭美景，还有广州的“小蛮腰”，上海的东方明珠塔……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铁轨，不言不语地伸向视野不可及的远方，似乎说了些什么，又似乎什么都没说。

如今的我，仍然工作在与铁路相关的细枝末节里。我常常问自己，是不是铁路边那些生活过的岁月，那些串起的日子，在不知不觉中引导我走近铁路，与铁路结缘，并留下这些值得留恋的铁路情怀和往事呢？